

127
13
3

標註
日
本
外
史
卷
三

賴又二
郎標註
音記

校正
標註
日本外史
三刻
十二

13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冊	一 號	一 五 架	一 三 函	和 書 門 雜 史 類

東 京 書 局 印

慶長十九年

天使

大納言廣橋兼勝

太政大臣天下ノ萬機ヲ

總掌スル官也一人ニ師

範レ四海ニ儀州ス其人

ナケレハ關クト云々

三宮天皇太后皇太后皇

后之ヲ一ト云

孫女誨ハ和子

奉上一有乃字

長益有樂ト號ス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賴山陽著

德川氏五

賴又二郎標註
雲谷任齋校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

使就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戸過駿府論内旨以前

將軍為太政大臣準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

女為中宮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

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

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

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益來輔嗣君城内甲仗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利光後利常ト改ム

意猶彙ノコトシ

蠻教邪蘇教ナリ

豐足福嶋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
為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利長
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
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網氏真不遺信長
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
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
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
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
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
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

吏二名

山口雅朝

間宮伊治

海西阿媽港等地

鐘銘銘ハ誌也警識ノ辭

銘ト云 觸忌諱銘ニ

國家安康 句序ニ大小

ノ釋迦送ニ主伴ト為ル

ノ語アリ豐臣記ニ見ユ

呪詛言ヲ以テ神ニ告ル

之ヲト云神ニ請テ殃

ヲ加ル之ヲト云

上棟牌棟ハ屋脊也牌ハ

榜也ムナツダヲ云

女使二人淀君ノ乳母大

藏尼正榮

絶治ル也
峙具ル也

標生日小人

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
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
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
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
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棟牌亦
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
使停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
淀君命至前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
婿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
而右府視我猶仇讎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

後改ル也
輸盡ス也

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奸人所誑誤焉爾。苟峻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趣江戸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使秀賴居江戸曰避大坂徙他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為也是為上策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

片桐三策

撤除去ナリ

入一作又屬下句

時軍須一ハ積收也軍用
物ヲタクハフルヲ云
東府關一ノ一也

腫厚キ也

消息音信也オトツレ

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戸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戸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人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謀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

葛葉或作楠葉
建部葉内匠頭

○日新錄云織田常真翁
信天滿二寓居八秀賴ノ
母之ヲ招テ備謀ス翁德
川氏ノ恩ヲ知リ且元ニ
告ケテ急足ヲ以テ書ヲ
齎シ其實ヲ以テ江戸ニ
告ケ且麾下ニ屬セント
請ニ且元亦臣二人ヲシ
テ江戸ニ來ラシメ更ヲ
白スト云々

淺野但馬守長成紀州ニ
召ス

東府置關于淀山内河内葛葉以檢兵士往來攝津尼崎城主建
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
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
納降於我將自茨木上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
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
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
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
於是益設塹塞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
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戸嶋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
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

大阪冬
日之役

我父兄長政及幸長

為腹背議者以為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
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
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
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
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
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
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
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竝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
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皆
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

蒲生下野守
最上駿河守

賴房水戸常陸介

義直尾張大納言

賴宣紀伊大納言

○成績云前將軍引而兼

及白旗ヲ尾張義直ニ賜

ヒ中黑幕及白旗ヲ遠江

賴宣ニ賜ヒ各駕ニ從ハ

シムト云

刺客音成傷也復伺也人

ヲ殺スシノヒノモノ

忠直越前少將

利常一作利光

弟忠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
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傳成瀨正
成賴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為右兵
衛督賴宣為常陸介竝叙從四位下後竝進從三
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左衛門督後
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
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
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
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
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

井伊藤
堂為先
鋒

長柄鳥飼一八淀川ノ

上流ニ在リ一ハ大和

川ノ上流ニ在リ之ヲ壅

堰シ以テ下流ヲ涸シ以

テ進濟ニ便ス

大仙陵和泉ニ在リ俗ニ

仁德天皇ノ陵ト稱ス

壅大和川于鳥飼

大仙陵

高虎與

直政陣

住吉

人前田利常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
大坂圍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為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
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
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於是先鋒自
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
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嶋氏助之十一月
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
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
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

渡邊了高虎カ臣

淺野發

紀伊行

擊土兵

應大阪

者陣大

鳥

池田兄

弟至神

崎川

利隆欲

濟城昌

茂上之

前將軍

陣住吉

將軍平

野義直

賴宣住

吉北忠

秋田城介

堀尾信濃守

京極若狹守

伊達陸奥守

金森出雲守

淺野但馬守

蜂須賀阿波守

鍋島信濃守

加藤刑部少輔

山内土佐守

森美作守

有馬玄蕃頭

九鬼長門守

向井將監

三魁前將軍將軍ヲ云

歸路一作後路

記上ヨリ下ニ問フヲ一ト云

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

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土兵應大

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

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

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

以萬人守天滿中嶋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二

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嶋將軍以前將軍入

京師之日發江戸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詣

二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

直賴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

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

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

淺野蜂須賀鍋嶋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内

森有馬諸將陣中嶋九鬼向井諸將以兵艦泊傳

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前將軍

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吉邏騎夜捕

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秀賴書

書曰二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欵

諸將斷其歸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書晒

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

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黥額曰秀賴縱歸之城
 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美作利隆
 縛使者獻之兩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直
 次永井直勝小栗忠正等數十人為巡使大須賀
 氏部下久世廣宜坂部廣勝獲罪出亡以老兵事
 被收錄是役皆為巡使傳令諸軍進退操縱莫不
 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穢多崎九鬼守隆向井忠
 勝以水軍奪敵候船數十艘上杉景勝攻鷓野佐
 竹義宜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出拒船載銃
 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棄之

穢多崎

鷓野

今福

交綏退軍ヲ名ケテ綏ト云アヒヒキ

備前嶋

博勞洲

博勞洲上葦島ノニ字ヲ脱ス補フヘシ

欲以功贖父讐ニ正信ノ讒ニ遭テ彦根ニ故タル故ナリ

而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屯備前嶋以其最近
 城屬以礮手諸將將攻博勞洲二寨北寨下有洲
 生蘆葦皆以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
 多兵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鄰
 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槍
 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連
 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賀
 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效首
 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
 田忠繼臨蜷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嶋

土佐港 阿波座 港

蜷川 野田 福嶋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三

城昌茂
止諸將
欲濟

林信勝
讀孫子
傳

道頓港

川場

淡路本
街高麗
三橋

金工光
次

孫武齊人也兵法ヲ以テ
兵王闔廡ニ見ユ試ニ婦
人ヲ以テ兵ヲ勤シ王ノ
寵姫二人ヲ以テ隊長ト
ス姫約求ニ從ハズ且ニ
之ヲ斬ストス王令ヲ下
シ斬ルカラシム孫子曰
臣既ニ命ヲ受ケ將軍タ
リ將軍ニ在テハ君命モ
受サル所アリト遂ニ隊
長二人ヲ斬レリト云史
記列傳ニ詳ナリ
脆薄一音轟不堅也モロ
ノウスキヲ云

二寨日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
人乃濟中嶋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日大公命
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大公言也諸
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答以昌
茂前將軍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
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嶋茂野氏以船兵至
海口為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
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
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港亦驚走入城蜂須賀

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嶋
九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
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
至生玉臨空壕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
本街高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
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
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
遂令諸將日設垣列牌俟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
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
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軍

牌字彙ニ曰俗唐ヲ呼テ
ト為ス

玉造貳城

日新録云此時前將軍
 日略ク時ヲ待テ可也初
 秀吉此城ヲ築テ曰是實
 金城ノ固天下無二也
 下必スカヲ以テ攻ルヲ
 得可ラス若シ必ス之ヲ
 攻ント欲セハ一ヒ和成
 ヲ請テ謀ヲ以テ之ヲ陷
 ル可シト前將軍舊識
 故ニ中心一ヒ和成ヲ爲
 シト欲ス然ルハ秀吉
 自ラ築テ自ラ陷ル也
 貳城ニノ九也

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
 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
 將軍曰未也將軍不憚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
 算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
 使爲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
 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玉造貳
 城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建幟壕上而城將真田
 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烟怒曰奴輩
 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
 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

生玉口

按總一ハ控也タヅナラ
 ユルムルヲ云

前將軍未嘗哀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
 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前
 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
 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

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

堙樓一音因高ク土山ヲ
 築キ一ヲ其上ニ置ク也

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
 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
 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

茶白山

微倖非望ノ福ヲ求ル也
 扼止ル也

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微倖扼衆勿妄發銃
 六日前將軍徙陣茶白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
 砦相接壅河之功既竣隍水多涸城兵大驚我軍

西示生

金工光次入城議和

土豚土墩也俗ニ所謂土
俄竹牌竹束楯也タケ
タバ 距堙城ニ上ルノ
具土ヲ積ミ稍ク高クシ
テ前テ以テ其城ニ俾ク
ナリ

且夕人 高年故ホドナク
歿スル人ト云意ナリ
自艾艾ハ治也蓋シ自ラ
新ニスルノ意
介意介ハ敷也心ニカケ
サルヲ云

以テ土豚填隍列竹牌排鐵楯起距堙鑿地道而發
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軍令
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
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
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
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徳川翁
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爲後圖乃勸
秀頼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
城内容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曰徙
大和曰以淀君爲質必居一焉數日答聽填周池

直孝晝睡

指目一ハ摩ルナリ
不交睫 睫音接目旁ノ毛
也マノゲヲ交テ眠ラヌ
ヲ云

耄老八十ヲト云七十
ヲト云 我間ハ兵也
兵馬ノ一ヲ云
事上一有軍字
慣習ヲ也

而請爲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奚
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伊直
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指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
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
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時阿波兵陣本街
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
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
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
雪于我間宜委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和
議將詔秀頼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

常光氏
入城勸

備前島
軍發大
炮

和成

工場作事場ナリ

飛橋城上ニ架ル橋也

輻輳音墳氣四輪車也後

ヨリ之ヲ推シ直ニ城下

ニ抵リ以テ攻ム可キ者

ナリ

極目一ハ窮也見ワタス

カヤリヲ云

二層層ハ重也ニチユウ

メヲ云 震歎煩九ニ整

チ役サレタルナリ

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
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
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
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
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
群造諸攻具飛橋輻輳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
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
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
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嶋軍發大煩中閣第二
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

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
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
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
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
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
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
乃率其家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
二十日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
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呈大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
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前

家子一ハ大也長男ヲ云

目逆目ヲ以テ之ヲ迎ル

ナリ

密命接スルニ島津氏ニ備フルノ命ナリ

填塹

一作隍

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辦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備乃止。初西藩獨嶋津氏未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勲舊七將填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瀬正成。掌之。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衆勢壓大坂。

前將軍夜發入京師

御府朝廷ノ文庫典籍ハ八經籍也シヨモ

五山

天龍寺 相國寺 建仁寺 東福寺 萬壽寺

諸節會元日白馬踏歌端午盞明等ヲ云

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侯卿等言哉。吾特念大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為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在大坂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為三本獻納。其一置二于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皇慰勞。懇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嶋。

尾崎成將下問重景

番氏明及其父大膳

〔字〕ハ引也一ハ衣後也スノニトリツキレクヲ云

父兄信輝及之助

〔鑑音〕登テブミ 賜其項

音揚足ヲ以テ物ヲ號

ル也項ハ頭後也ウナジ

秀宗遠江守

忠宗陸奥守

富田氏信濃守

伊達秀宗封于十萬石

故其尼崎成將不救且元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
 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
 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國
 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歿欲戰死大膳扣
 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
 其祀前將軍記之喜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
 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
 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
 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
 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嶋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遺

廢疾一廢ト通ス同疾復
夕用ニ可ラサル者

臣多應大坂幕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
 山亦論賞諸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
 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
 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
 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
 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彦根十五萬
 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
 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
 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
 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

直政正信

然先典及肅恭ノ類

故侍從五政ヲ指ス

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隍。遂及內隍。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壕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為今欲存內隍。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超歲而畢。獨餘牙城一隍。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

周池之諱

元和元年

牙城本丸

九日他書ニ據レハ當ニ十八日ニ作ルヘシ

小幡景憲伴應

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伴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啟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為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

至尊臣下天子ヲ稱シテ

一ト云 鄂向フ也

力也。汝昂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女子不嫺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

二女使。響キニ江戸ニ使

セシニ女也

賑貸ハ賸也ハ施也

ニキハシスタフヲ云

嫺習フ也

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關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孝陣東寺。高虎陣淀。去藏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誚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

負擔任也背ニト云肩

ニト云

關門朝廷ノ門ナリ

直孝陣
東寺
高虎陣
淀
渡邊了

大阪夏月之役

了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論。拜兵居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戸。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當

乃公前將軍自之言也

吾老矣 不復可 遭事必 先衆一 樂戰

高虎曰 利於遠 不利於 近

石川忠 總守高 槻池田 利隆守 尾崎山 陽山陰

諸答ト合シ事ヲ謀ル

和書ト合シ向フナリ

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往汝合。大衆繼之。將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畧。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劫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尾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野蜂須

原三ノノ

將士自神崎進 淺野將 須賀諸 將士自 和泉進 和伊濃 諸部自 大和口 進

一條捨 故熊

自河口 進

長池

南都

程井

一條捨故熊ハ姿也ト
トスナマリノモトノ
リヲ云

小笠原信濃守

仙石越前守

諏訪因幡守

保村正忠

丹羽左京大夫

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為其帥水野勝成為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毋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為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捨故熊勝成感謝而出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為中軍先鋒神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中井正次前役為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焚

退走 一作退去

蔽林 一ハ隱也樹陰ニ伏スルヲ云 隠徑路也

多胡某助左衛門

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走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程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次

西行實錄卷之二十二 十六

貝塚
紀伊土寇

龜背嶺

國分嶺

南都

土田

角南

平野

道明寺

捷路、敏疾也。チカミナ

龜背嶺、或作龜瀨

物部守屋、欽明帝ノ朝百

濟ヨリ佛傳經論ヲ獻ル

稱我馬子、厩戸皇子深ク

之ヲ信ス、守屋素ヨリ之

ヲ信セス、用明帝ニ馬

子厩戸相謀リ、遂ニ守屋

ヲ招城ニ攻テ之ヲ殺セ

リ

細作謀者也。シノヒノ者

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為二隊。以掘直寄。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叔舍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發令諸軍。

持三日糧食。以米鹽酒漿一櫃。自從駕肩輿而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星田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邊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

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奧銃隊承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菰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縱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

縱音聰矛戟ヲ以テ之ヲ撞クヲ謂フ

千塚

矢尾 若江

高刑藤堂仁右衛門 良勝藤堂新七郎

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尚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為斥候還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遏先部轉旆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

菴原基助右衛門

菴原刺死重成

安藤基長三郎

赤隊并伊氏ノ兵隊也

其不救二將不肯并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并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

斯奴渡邊了ヲ斥言スル也 嗚々音饒多言也

和泉守高虎ヲ指ス

掃部直孝ヲ指ス

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嗚嗚乃爾歸師勿過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蹙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免胄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

樹席幟追敵指揮可觀

傷難ト全シ
膿腫血也ハレモノ、ウ
鏝鏡也アブミ

四條驛

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終以傲謾見黜
是日神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宗明康勝
患瘍膿流至鏝氣不為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
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將忠
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驛在井伊氏後皆
不逮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
報累至効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
軍次道明寺下令日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
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
直命來稟日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將軍罵日

情夫晏
起不逮
事

晏起ハ晩也オソクオ
キルヲ云

乃父為
戰未嘗
問險易

乃父忠勝ヲ指ス

常素也モトメ

情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惴恐還報且
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
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為監軍所誤
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
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子得我心初忠朝父
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
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
曰且冥之兄氏以俟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既
辨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
軍曰乃父為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

遠藤但馬守

片桐主膳正

石川主殿頭

蒔田權之助

六郷兵庫頭

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
 田利光為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
 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
 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將忠
 直為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郷
 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
 井家次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
 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
 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
 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

偵騎一八伺也モノミノ
キヘイ

聚落人ノ一ノ居ル所即
チ村一也

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
 議賴宜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
 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
 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
 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會
 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
 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為斥候候者東南
 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為曉霧及日出視之
 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
 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秀賴親將繼之

何謂大

兵

住吉

誅奴輩

何以鏡

為

騎左重

右

音嚴華儀ナリ

狩衣ハ麻也カクビラ

黃掛掛挂ト通ス懸也キ

イロノハオリ

騎左右騎ハ騎兵重ハ

輜重ヲ云

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自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鞵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為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關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

折蒂衣團扇拂蠅過

可謂佳癖

閻羅廳

馬一也クツバミ

首肯ハ可也ウナヅク

筆興ハ音準竹幡ナリ

折蒂衣カキイロノキモノヲ云

癖者好ノ病也クセ

閻羅廳一又瑛磨ニ作ル地獄ノ主鬼官ノ總司

謁道傍將軍甲而不胃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且剪滅之本多正信筆興從焉折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日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

也エンマワウノヤクシ
ヨ云直ニコ、ニ入シ
トスルハ死ヲ決セル也
鐵鬼道如六地獄一ノ事

生修羅人間天上之ヲ六
道ト云

吉田修理菰田主馬共ニ
重成ノ臣

西尾久作越前忠直ノ臣

出雲守忠朝自ラ言フ也

鐵櫃ハ馬箠也テツノ
ムフ

大屋某作左衛門

羅廳也。因呼餐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人持胃。食畢而胃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闕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菰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閉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追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櫃乃左奮。櫃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屍上。杆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脩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其臣濹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榊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今至。督衆返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

濹多見某。鐵櫃
安積某。死兵衛

稻荷

住吉
川場
天王寺

西尾久作越前忠直ノ臣

面目黑者東兵

紛拏音和亂相持持
之也一拏二作ル意全

緩而北。大番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為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顧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茶白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為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為先登。

茶白山岡山

觀月樓

仙石其京也

高槻 備前島 傳法口

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燄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嶋。敗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林。望見火起。左右有

日本外史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吾復捷矣

吾復有十四歲乎

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
 求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
 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
 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
 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
 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
 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
 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
 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
 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

修遠一八長キ也

首功斬一ノ一ヲ云

逸史云其樓上ニ上リ
火ヲ避ルヤ源夫人亦從
テ淀童夫人ノ袂ヲ膝ニ

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

シテ坐ス治長侍女ニ因
テ啓テ曰事已ニ逼レリ

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

君夫人ニ請テ城ヲ出ラ
幸ニ君子母ノ地ヲ爲シ

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

ト固ク之ヲ言フ淀童首
背スト云々

啟前將軍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

木村某權古衛門
其夫與姑夫ハ秀賴姑ハ

信又啟將軍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

淀君ヲ云
乃夫亦秀賴ヲ云

精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

精倉乾飯ヲ一ト云ホシ
イヒノクラ

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精倉以俟命八日前

加加爪甚十郎直澄

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

已至此無復可言大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

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

發銃倉
中者二
秀賴以
下自殺

大戰後
當雨

領之頭ヲ無テ之ニ應ス
ルナリ

一鼓支ノ刻ナリ

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
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
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
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
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
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領之即日午時
遠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
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旋取雨
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
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

城墟 墟ハ古城也ニロア

凱旋 兵樂ヲト云

ハ還也カチトキニテ
カヘルヲ云

煽亂 ハ動也オタテサ
ワガスヲ云

假之 假答也ユルシオ
クヲ云

改圖 圖ハ謀也コ、ロク
ミヲムルヲ云

愚與庶子 武部與秋

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
理城墟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
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
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道見于界浦大坂
將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
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
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
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
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
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賜之死冬役忠興以備

西三

金馬

金馬一法也キンノフ
ンドウ

經田里經界ヲ為ル等
ヲ云

殷富一ハ盛ン也
一實ニ作ル

政朝政勝ニ作ル可シ

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軍謂近臣曰忠興必
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戰與有功焉
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大坂
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坂千枚者各二六月
賜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
里期年而殷富如故十五日將軍入朝告成事
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
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竝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
違教旨輕自接刃故不賞後封郡山遂移備後福
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

樂復古

○成續云萬歲樂延喜樂
陵王納蘇利太平樂鈔錄
散手武德樂披頭還城樂
長庶子ト云々

伶官樂官ナリ

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榊原康勝蕩劇而
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
以大須賀氏衆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
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
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
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
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
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
奏振鉞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
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

新式十三條

貞永建武式且後堀川帝貞永中北條泰時成敗式目凡五十條ヲ定ム後醍醐帝建武三年足利尊氏王權ヲ奪ヒ北帝ヲ立テ式目十七條ヲ定ム

新式十七條

寬平遺誡宇多天皇寬平九年位ヲ皇太子ニ禪リ自ラ書テ著シ之ヲ誡メ玉フ其畧ニ曰當朝ヲ明ニシ發憤ニ感テ莫レ喜怒ヲ慎ミ色ニ形ハス莫レ婦言ヲ用ル莫レ小人ヲ舉ル莫レ治ヲ有識ニ

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供遊羣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畧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誡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

訪ヒ道ヲ六經ニ求メヨ

見任音現

累功勞重ル也

淨園僧侶ナリ

織田氏常真

頼廢ハ墜ルナリ

花井基主水

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淨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浸驕縱嬖善擊鼓者花井基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驟諫不聽乃訴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

長坂信政血槍九郎

大坂夏役行至森山江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人
 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
 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
 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
 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
 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
 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弟在吾在時
 如此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
 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
 飛彈飛遂遷信濃卒飛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

放忠輝
于伊勢

如此一作既然

○日新錄云前將軍狩獵
 又時有侍妾數人從
 皆荷馬以工本多正
 純自今皆與ヲ以ント
 請ノ前將軍曰吾獵ハ軍

二年

事ヲ習ハス也平生與ニ
 衆ル者ハ馬ニ乘リ馬ニ
 乘ル者ハ徒歩シ山ニ陟
 リ水ヲ涉レハ血氣剛ク
 筋骨堅シ亦諸士ノ才カ
 ヲ試ミ且氏ノ安否ヲ察
 シ地ノ險易ヲ試ル所以
 也但婦女ヲ軍中ニ携ル
 無ト雖モ是則太平ノ樂
 ヲ兼ル所以ナリ故ニ聊
 カ寢食ノ爲メニ侍女數
 人ヲ從フル耳與ニ衆ル
 ノ女則馬ニ荷ラ從フ也
 ○大窪忠教左則教本
 強忠輝ル所ナシ言語忠直
 江戸ヨリ來ル前將軍之ヲ
 見テ曰我汝ヲ見サル久
 シ汝當ニ寬語スヘシト
 命テ席ヲ進ム往々今更
 語錯ニス繼ニ火ヲ以ス

戶最上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
 成陰應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
 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
 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
 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
 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
 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
 留四日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
 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
 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

忠教老倦退シト欲ス命ヲ得ス滯次關原ノ役ニ及フ忠教既ニ倦ム而メ悦フ可ラザルノ事ヲ言テ休息ノ命ヲ得ント欲ス因テ曰誠ニ命ノ如シ石田ノ敗最モ醜シ抑公小山ニ至リシ比口伏見ヨリ鳥居内藤等ノ羽書來リ關西悉ク敵トナルト告ク其時ニ當テ公ノ顔蓋ノ如ク諸將ノ色亦土ノ如シ臣傍ヨリ之ヲ觀ル今猶之ヲ念フ懼ルヘシ而テ今泰平斯ノ如シ實ニ慶スヘシト公墮眉シ晒テ曰夜既ニ深シ汝休ヘト忠教言フ其事也ト乃拜シテ退キヌ

前將軍爲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且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不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

太政大臣家康

大納言西三條實條
不諱諱音諱死ヲ云フ也
死ハ人ノ常故ニ一ト云
歎歎歎ノ聲ヲ發セ
ス悲哭スル也方命ハ逆
フ也疾革葉急也疾ノサ
シ迫ルヲ云久能山殿府
ノ東南ニ在リ賜卹典
卹ハ哀痛ノ意更ハ法也
贈贈等ヲ賜ルヲ云
大權現最勝王經ニ云權
リニ化身ヲ現ハス
華于日光山一班抄ニ云
東照公薨去吉田ノ庶流
ニテ宗源ノ唯一神道ニ
ニ久能山ヘ葬ル唯一ニ
テハ僧侶トモ係ル能ハ
サル故遺憾ニ思ヒ其後
天海僧正カ邪智ヲ以テ

勳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歔歔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誠以善事將軍。召其傳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神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

臣三

三年

台徳公ヲ欺キ宮家ノ方
 ラ己カ弟子ト爲シ關東
 ニ下向イタサセ置ケハ
 萬一姦賊ニ至尊ヲ奪ヒ
 取ラル、此此方ニ下向
 イタサセ置シ一品ノ官
 方ヲ至尊トスレハ朝敵ニ
 相成ラストノ識ヲ主朕
 シ終ニ東照官ノ尊意ハ
 山王神道ニテ兩部ノ思
 召ヤトカコソツケタリ第
 一ハ公ノ遺言ニ背キ
 次ニハ宮家ヲ下向サセ
 己カ弟子トナシ將來萬
 一至尊ヲ奪レタラン片
 ハ己カ弟子ノ宮ヲ至尊
 ト爲セハ己ハ開山故至
 尊ノ先祖同様ニ尊ハレ
 シト深遠ノ巧ヲセシ也
 ト云

以テ絶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
 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
 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
 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戸
 來次日祀焉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
 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
 廟以爲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爲
 入沈毅有大畧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
 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
 王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

沈毅ハ強也オチツ
 キテツヨキヲ云

雖至微細無不諧知屢託遊政以訪疾苦其爲政

稼穡農業也種ルヲト
 云斂ルヲト云穡ハ女
 ラ嫁シテ以テ生スル所
 アルカ如シ巧佞ハ
 好也ハロオ也

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

浮華言虚ニシテ實ナキ
 云云百舌鳥也能ク其
 舌ヲ易テ百鳥ノ聲ヲ倣
 ス故ニ名クモズ

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

子園ハ夷力及繳射
 也園ハ苑也禽獸ヲ養フ
 所也ソノニテイルヲ云

囿其一網于壕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

矯令ハ偽稱スル也
 池籩池中ニ竹籩ヲ編ミ
 以テ魚ヲ養フヲ籩トス
 噫痛聲ナリ

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籩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

觀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
 鈴木
 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公

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

日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倅犯君者罰

日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倅犯君者罰

日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倅犯君者罰

日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倅犯君者罰

日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倅犯君者罰

日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倅犯君者罰

是亦買駿馬骨之類矣

知耻好義耻ハ羞愧トリ
我ハ事ノ宜キナリ
柔媚ノ頌詭ト也ニビヘ

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間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啟曰。彼何輕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擇。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耻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

ツラフヲ云

獎賞勳也ヒキタテハ
ケマスヲ云

拔芥ルナリ

驚鳥來高ヲ執フル鳥也
ノ類ヲ云

大賀彌四郎岡時ノ生徒
ヲリ起リ異國ヲ懷キ狀
ヲ甲斐ニ通ス事覺レ磔
殺セラル前卷ニ見ユ

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屬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諭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斃其根。猶鷲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哉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

懲誌一ハ創也一ハ慎也
詩云子其懲テ而後患ヲ
忘ム

浚民之膏血稅歛
等ヲ重クスルヲ云

府庫一ハ財物ノ聚ル所
一ハ兵甲器械ノ藏アリ

傍牌一ハ標也タカフガ
泰衡源氏記秀衡ニ作ル
從フ可シ

大露一蘇郡古反物ヲ害ス
ル蟲也大害ヲ云

鍛鍊鐵ヲ治フテ精熟ナ
ランムルナリ

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奥見源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陸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為虛飾。鐵可以為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害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者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

折衝禦侮敵兵ノ衝突ヲ
折キ其侮ヲ禦ク也
遺武一ハ忘也

治工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慮鄰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

五年 收福島 正則封

甘其銚一八級也銚六箭
足寄ノ中ニ入ル者ナリ
○日新録云福島正則カ
我邦ニ於ル功少キニ非
ス然尺惡逆無道ノ人也
暴ニ其嫡子ハ助ヲ獄殺
スハ助罪アリ尺父子ノ
恩ナク殘忍甚シ人情ニ
非ス又其初ハ封ノ日舟
師ニ問フ今日ノ風ハ何
風ノ答テ云是レ地荒風
ト正則怒テ曰入封ノ初
地荒風ニシテ可ナラン
ヤト之ヲ斬ル又備後ノ
地善ク蘭席ヲ職ル而ル
ニ所貢ノ蘭席不善ナル
ト聞キ乃賈人ヲ召シ之

武田之箭必甘其銚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
願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
固其銚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為今川氏所育今
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仁且義
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誡以綏撫天下五
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
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
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
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戸
第傳命故之津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

三家

城代 六年 京橋 玉造 大番頭 伏見奉 行 七年 將軍納 女禁内 八年

ヲ責テ曰善席ヲ他邦ニ
屬シ不善ヲ我ニ納ル惡
ムヘキ也ト之ヲ蘭席上
ニ伏セ自ラ大槍ヲ操リ
之ヲ衝殺ス又諸臣己カ
意ニ合ハサル者ハ罪ノ
輕重ヲ問ハズ之ヲ手刃
シ或ハ之ヲ辛楚ス且太
ダ貪吝ニシテ賦斂ヲ重
クシ征稅ヲ苛クシ唯朝
夕利ヲ之レ計ルニ國ノ
民生ヲ聊セス或ハ自ラ
縊レ或ハ水ニ投ス故ニ
正則ヲ故チニ國ノ民ヲ
救フト云

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
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戸稱為三家諸侯無
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
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
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為鎮府遣勳舊一
將守之稱為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成遣大番
頭率部眾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
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
内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
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

伊奈今成圖書勅
淺野氏但馬守長晟
甲中氏兵部少輔

正純嘗有斬父之請

○日新錄云本多佐渡守正信ハ昔倣賊司鷹頭ハ郎者也其才智ヲ以テ東照公之ヲ擢用シ遂ニ政ニ列スト云
○切濫ル也食ル也
○既音況賜フ也

得色凡ツ之ヲ求テ獲ルヲ一ト云シカリカホ
傷倫人倫ヲヤブルヲ云

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貺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没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

九年

正重左衛門尉

捕初姿又量ナリ
誑欺ク也
昔晴信陰事變教ヲ修ルヲ告ル也前卷ニ見ユ
忠鄰之冤馬場忠時ノ罪ヲ構ッ正信忠鄰ト御アルニ因テ誣告セリ亦前卷ニ見ユ

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冤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鄰之冤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津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觀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爲正三位大納言八月

缺望ハハ缺也一ム所ニ
滿クスシテ怨ムヲ云

寬永元年

光長中將越前守

忠昌宰相伊豫守

直政少將出羽守

三年
天皇幸
于二條
城

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
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
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萩原。剃髮。
號一伯。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
以不能馭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
政。皆有功于大坂之役。忠昌封于河中。尋徙高田。
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政初支封于大野。
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伯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
府。列為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覲。九月
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

四年

忠長駿河大納言

忠鄉參議下野守
忠知中務大輔

七年
明正天
皇

少老職所謂若年專

八年
少老職
老中
九年
台德公
薨

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
忠長。並累遷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
鳴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
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四年。蒲生忠鄉卒。
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以白川
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
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
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為少將。信綱為侍
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
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

禮秩ハ存ナリ

便室一側ノ處セキウソクジヨ

撥亂一ハ治ルナリ

守成一統セシ天下ヲ善ク治ルヲ云

○唐太宗侍臣ニ問テ曰創業守成孰レカ難キ歟

五十四。葬于増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台德公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惟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共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并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鄰。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領之。公聞之。不啻直政。正信而忠吉亦躉忠鄰。益與之厚。每來江戸。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戸。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旣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

齡曰創業難。魏徵曰守成難。太宗曰古。齡ハ吾ト共ニ天下ヲ取リ百死ヲ出テ一生ヲ得タリ故ニ創業ノ難ヲ知ル徵ハ昔ト共ニ天下ヲ安シス常ニ驕奢富貴ニ生シ禍亂ハ忽ニスル所ニ生スルヲ恐ル故ニ守成ノ難ヲ知ル然レ創業ノ難ハ往ヌ守成ノ難ハ方ニ諸公ト之ヲ慎ント云々ト全意ナリ 是ナリ又之ヲ美トスルノ辭也 百歲之後死後ヲ云

而忠吉亦躉忠鄰。益與之厚。每來江戸。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戸。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旣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為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為傳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為側用人公又以為傳亦

大目付

○池田輝政カ三子長子利隆ハ適室ノ子次子忠繼季子忠雄ハ繼室ノ子也其母忠繼ヲシテ位ヲ嗣シメント欲シ利隆ヲ毒スルノ密計アリ忠繼之ヲ知リ屢其母ヲ諷諫マ母其言ヲ是トスレバ其ノ惡ヲ改ル能ハス忠繼深ク之ヲ愛シ北堂ニ候フ毎ニ利隆ト之ヲ共ニス一日母唯利隆ヲ召サシム忠繼亦俱ニ入ル先ツ利隆ニ膳ス將ニ食ントス忠繼乃曰請フ之ヲ嘗ント奉テ之ヲ嘗ム即曰味太ク惡シ食フ可ラス利隆乃曰阿第ノ食フ所我豈食ハサル可ン乎ト亦授テ之ヲ食フ既

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為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日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愕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徒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女

シテ退キ兄弟皆血ヲ嘔テ死セリ嗟此兄弟友愛ノ情何ノ古人ニ譲ラン

ヤ利隆ノ子光政其爵祿ヲ襲シト云々日新録畧

忠政之婦一子忠刻ノ妻ナリ

鍾愛ト云也情ノ鍾ル所愛ノ篤キヲ云

春日局美濃齋藤利三カ女也初ノ稻葉正成ニ嫁ス後故アリテ江戸ニ至

ル世子ノ乳母ト爲レリ

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真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嶋二氏遺胤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將軍爲世子時内外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座忠長

東照公供糕定兩孫嫡庶

忠長鏡城壕危

欲躡升公曰叱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糕公

ノボラントスルヲ云

供糕ハ進ル也一音高餅也モチナバワシラスムルヲ云

阿國ハ親愛ノ辭

兩城西丸ナリ

醉之ハ房也京也

吐哺ハ歐也食口ニ在

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世子爲大納言在西城城壕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悦甚命宰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公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元和中封甲斐寬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驩於台德公公擯之就國及公有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召見之不許及公薨

大番書
院扈從
十年

十一年
將軍入
朝
京都町
奉行
十四年
島原之
亂

十五年
十六年
大老職
十七年
十八年
勘定奉
行

二十年
後光明
天皇
正保元
年

我以為多ク士人ヲ願
スル將軍ノ意外ニ出シ
請フ之ヲ聞セヨト閣老
還ル俟侍臣ニ謂テ曰
ム可キハ内膳十藏也必
ス將ニ闔死セントスト
既ニシテ重昌後師至ル
ト聞キ乃奮然闔死セリ
○按ニ松平信綱下戸田
氏鐵ニ命スルノ事ヲ脱
ス水野勝成嘗ニ戰場ヲ
經タル人ニテ既ニ老人
ナリ是時戰場ニ出タル
諸侯一人モナキカ故ニ
勝成ヲ討手ノ中ニ命セ
ラレテ島原ニ往シナリ
或ル版本島原軍記ニ伊
豆守水野兩人ニ上使ヲ
命セラレタリト云水野
並ニ此說ニ據ルテラン

○日新錄云寛永十五年
肥前島原ノ賊起ル板倉
丙膳石川十藏ヲシテ之
ヲ征セシム數月之ヲ攻
レテ降伏セス又將ニ松
平五郎戸田左門ヲシテ
之ヲ討セシメントス乃
閣老ヲシテ三疾ヲ紀ニ
計ラシム尼庵對テ曰蘇
識既ニ定ル我輩又何ヲ
言ニ唯命也閣老重テ曰
將軍命テ貴計ヲ問ハシ
△若シ所慮アラハ請フ
必ス之ヲ聞セン疾日惟

忠長無威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軍既除服乃
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悛次
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
府府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從兩番更成駿府
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三
年亦無嗣收封召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石十一
年將軍入朝進從一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
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月故小西氏餘黨以邪
蘇教煽民據肥前嶋原作亂將軍下教西海諸侯
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信綱命水野

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
至城陷誅賊渠帥十餘人斬首四萬申邪蘇禁於
海內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為之免老
中連署而猶參大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
八年將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
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內
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為度
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
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為後光明天皇天皇正
保元年將軍生二子綱重後為參議封于甲斐二

西平山...

二年 慶安四 大猷公 薨

至駒氏壹岐守高俊發岐
三治ス 慶安勘定奉行
○大猷公ノ時天下大早
行旅人多ク死ス土井利
勝ニ命シ松杉ヲ官道ノ
側ニ樹ユ又一里毎ニ土
塚ヲ置キ人ヲシテ里程
ヲ知リ且旅悶ヲ遣レシ
ム○正保三年北狄女直
明ヲ滅ス明人國姓翁井
救兵ヲ我ニ請フ於是宗
室大臣ヲ會シ以テ可否
ヲ問フ尾茂進テ日子紀
水ニ氏ヨリ長ス願ハ我
ヲ元帥ト為テ撥テ遣ハ
七紀水ニ俟亦元帥ヲ請
フ然レ大猷公井伊直孝
カ議ニ從テ遂ニ救兵ヲ
遣ハサスト云 三郎侍
康ナリ 備懸騎倣ナリ

年生三子綱吉後為中將封于館林慶安四年四
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官位
如前代謚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台
德公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為明將宜
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傳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
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
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
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
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
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天下

會同諸侯時ニ見ルヲ一
ト云衆願ルヲ一ト云

大城大書院 統率之任

率ハ領也仕ハ職也天下
ヲ總領スル職ヲ云

内廳與書院 盤坐ハ安

也ラクニスワルヲ云

○大猷公黒田鍋島二氏
ヲシテ西海ノ鎮衛タラ

シム道春曰上古神功皇
后將軍大矢田宿禰ヲ新

羅ニ置キ以テ三韓ヲ治
メ武内大臣ヲ九州ニ置

キ異國ニ備フ其時孫
權將ニ大軍ヲ我方ニ渡

シトス武内九洲ニ在テ
之ニ備フ故ニ其軍艦至

ル能ハスシテ返レリ文
永中蒙古來リ對馬ヲ侵

シ歸レリ我方備ナケレ

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
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
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
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
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
坐内廳以次延諸侯賜刀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
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刃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輒
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
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
臣嘗以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汲臣敢復哉公甚敬

ハ也ト云 全首領以没
 領ハ項也終リヲ善スル
 ヲ六蓋シ謙稱 鯢救
 手ヲ操フ也一音瘦ロヲ
 通ク也 摘察一音暢挑
 發也ミヌキイタスヲ云
 ○嚴有公世子タリニ時
 海島ニ放クル者アル
 ヲ聞テ曰我聞ク海島ハ
 米穀ナシト而ルニ之ヲ
 放ツ是亦死刑ニ異ナル
 ナシ若シ死ヲ宥シ流ニ
 處セハ衣食ヲ與フ宜キ
 耳ト大獄公其仁ヲ善シ
 遂ニ島主ニ令シ衣食及
 養具ヲ賜ヘリト云々
 ○慶安四年由比正者
 嚴府ニ在テ党ヲ聚メ逆
 ヲ謀ル其党丸橋忠彌江
 月ニ在リ大獄公ノ喪ニ

祖先諸老臣侍燕閒言及東服公事公輒曰少俟
 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
 不輕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性如
 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爲側衆
 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
 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
 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
 汗而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
 局緣故皆見寵任皆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
 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

樂シ將ニ並ヒ起ラント
 入事覺ル忠彌稱ニ就ク
 正雪自殺ス賊悉ク平ケ

遺金又周加其俸婚嫁喪葬概皆得貸於官而猶
 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麾下士人及諸
 吏衆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手中約
 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
 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
 於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
 側颺言曰諸君恃仁狃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往
 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罷
 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
 俸又置新番以大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

疾語既及癡也オロカナ
ルフ云

嗚咽一音汗歎傷也一
結反聲塞ル也ナケキム

七フ 忠季忠常カ子忠
隣ノ孫也 父祖之冤

キニ忠隣馬場忠時ニ讒
セラレ彦根ニ放タルヲ
指ス

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台德公時。青山忠俊獲罪。放
守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
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
盡忠。輸誠。吾駭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
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
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大久保忠季肥
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
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
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
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

信網捕
乳雀

謀然一音直速ナリ

緘封也トゾル
首カアリテ自ラ味ルヲ
ト云

脛開ク也
餒食ノ餘リ也

平信網。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
子時。信網忠秋為侍臣。公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
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眾莫敢往。乃推信網曰。汝
年幼。體輕。宜往。信網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
足。墮庭中。謀然有聲。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
信網。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
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
內信網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
不許出。信網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將軍出。視朝。
夫人憫信網之志。而慮其飢。私舐囊口。以餒。嗚之。

復滅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敏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爲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衆稱其敏。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爲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公。

糊壁一音胡粘也ノリニ
テ一ニツケルヲ云
望音惡白土ナリ

井伊直
孝燒伊
達政宗
印信

扯裂破也ヒキサク
巴然哀公六年公羊傳
一而駭注驚駭貌

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會約封我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卽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巴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福嶋氏之收封也。群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

不踐人足跡獨立獨行
テ他人ノ迹ヲ踏踐セサ

崇正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問之蓋侍者在
下坐迎
忠勝問
之也對
曰者忘
勝對侍
者之問
也

保科正
之葵章
幟

ルヲ云 京尹所司代也
命重宗 重宗固辭已マス
閑老議テ曰重宗安藤直
次ト善シ直次ヲシテ之
ヲ論サシム直次乃重宗
カ宅ニ至リ語次所司代
ノ事ニ及フ直次乃曰善
シ吾子カ辭スルヤ吾子
ノ蹇ク如シ夫何如ノ大
職ヲ奉スルヲ得ント重
宗赫然曰吾子何ソ吾ヲ
蹇ト為ス直次曰子ハ實
ニ蹇トリ何トナレハ君
之ヲ命シ父之ヲ言フ辭
ス可ラサル所以ナリ若
夫職ヲ奉スル能ハサレ
ハ版ヲ割キ死スル耳吾
子唯死ソ愛ム豈蹇ナラ
スヤト重宗曰我過々々
ト出テ命ヲ奉セント請

遂得決焉勝重為京尹年久シ後水尾朝元和中以老辭職台
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
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公嘗有疾
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書
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綏公覽之曰
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
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對曰周
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一
心概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少
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為台德

其職亦成績有リ
鐵
松尾道祖也チタイスル
ヲ云
端午節五月五日

鵜瀨 俗目黒ニ作レ活
ノ西南郊ニ在リ
佛寺 龍泉寺ト號ス

檀越 僧道無施主日
一、タンケ

公、孽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
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
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
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郷
群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
寺僧誰何公曰吾番衆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
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
豈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
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
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

西宗主ヨトトコノ
ス、ニ、ニ、ニ
ヨ、マ、ニ

已一作也

香火邑其邑ノ祖挽ヲ以テ一ノ用ニ給スル也

廢議按スルニ猶廢請コトシ

明曆三年

頃之群騎至。索將軍問之。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已。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世子家綱。世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俟其長大。納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年。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畧盡。物情恟然。信綱。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辦。忠勝等。協議盡罷。

嚴有公

經理一ハ量度也一ハ治也。キリモリスルヲ云。舊觀一ハ故也。モトノナリスガタヲ云。寛永三年。上野ノ岡ニ東照宮ノ祠ヲ新建シ。比麻山ニ比シ。東叡山寛永寺ト號シ。南光坊。天海ヲ以テ開祖トス。澁城葬地ナリ。

正二位 一作正一位

諸侯就國。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既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寛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寛永。増上。二寺。為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苟欲酬微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二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偕獵于上野。使土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

建大光寺

兩瑩寬永増上ノ一也

○元祿十四年三月常憲

淺野内匠頭長矩吉良上

野介義英ヲ恨ハリ有リ

管中ニ擊テ之ヲ傷ク大

不敬ニ坐シ死ヲ賜フ明

年十二月長矩ノ遺臣大

石良雄等義英カ本所ノ

邸ヲ襲ヒ之ヲ擊殺シ其

主ノ仇ヲ報セリ

有章公

文昭公

常憲公

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
 書與參河大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大猷二公益
 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瑩為常務如上野參
 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為
 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自館林入
 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宜自
 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子諱家繼襲職四
 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
 入紹職大修會祖之政厲精為治多所釐革天下
 號為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諡

有德公
惇信公
浚明公

二子一ハ宗武田安下稱
ス一ハ宗尹一橋ト稱ス

一子重好清水ト稱ス
省卿官司ノ府フ一ト云

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惇信世子諱
 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
 有公敘任官位概有常例為世子時敘正三位任
 大納言及襲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内大臣右大
 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大相國賜諡其
 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任如源氏足利氏
 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言始初有德
 公為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
 二子不復建封土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一
 橋惇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為省卿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文恭公

一八共長官也宗武ハ右衛門督宗尹刑部卿重好ハ官内卿

文慎公

影音禍多也凡ソ物盛ニシテ多キヲト云クビタツシ 彷徨猶徘徊ノトシ 綿互ハ續也 一音庚通也又延表也ヒキツトキタルヲ云

及俊明公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為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會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内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戸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邱第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互重疊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闊與參

遠接也 決嚮背於此也

關原ヲ指ス

其時彼此兵ヲ屯スル基

子ヲ布ク如キヲ云

綫帶垂橐一ト舒也無

底橐ト云一ヲユルクミ

ウチガヒノ類ヲ提サケ

糧ヲモタズミテ往來ス

ルナリ治平ヲ形容ス

誰之力邪德川公ノ力也

遠巡行テ進マサル教

扶弱而抗強信雄ヲ扶ケ

野次一戰小牧戰ヲ指ス

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

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

布邱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

治少亂多羣雄恭時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

而今吾綫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

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

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

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

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

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

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

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

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

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

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

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
充合鳥集瓦合如
夕鳥集瓦合如
合フト雖非决離散
易キヲ云

膠漆民心ノ固結ニ喩フ
兩姓聖臣德川也

弗捷字ハ孟德東漢人
人ト為リ機警權數アリ

善ク兵ヲ用ニ欲帝ノ時
丞相ト為リ又政ヲ擅ス

子丕ニ至リ終ニ漢祚ヲ
奪ヘリ

劉玄德名ハ備漢景帝ノ
裔也人度アリ言語少ク

善怒形ハレス曹丕欲帝
ニ迫リ位ヲ篡フニ及テ

帝位ニ即キ以テ漢祚ヲ
繼キ諸葛孔明ノ以テ丞

相ト為ス之ヲ蜀漢先
主照烈帝トス

袁本初名ハ紹東漢末
冀州ノ將也曹操ト官渡

ニ戰ヒ大敗シ慚憤シテ
血ヲ歐テ死セリ

班爵之崇ト列也崇高也
才路猶晚節ト云ガゾト

兵連于外朝鮮ノ討
ツヲ云

映ノ閉ル也死ヲ云

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
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鳥集人
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
勳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
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
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
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
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
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
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

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
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
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
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暎制馭
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
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
氏者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
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
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
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豐臣氏之孤寧復忍於豐

驕婦驕泥君秀賴ヲ指

轉贊隣國織田氏令川氏

三寶トナリシヲ云

艱虞ト難憂トヲ云

五州參河遠江駿河甲斐

信濃 各有一領ト通ス

掩ハ有クモ也織ラハ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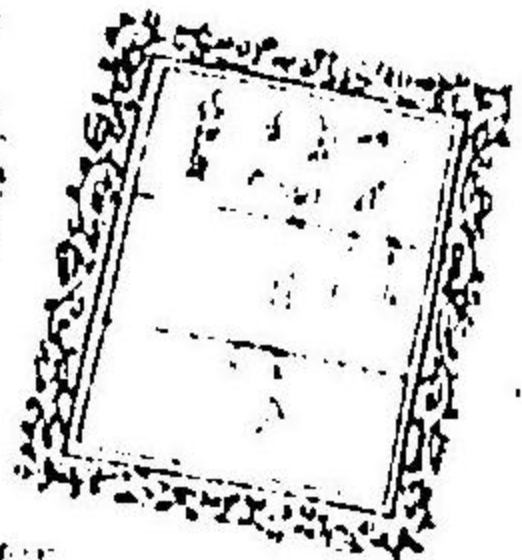
スルノ義也

遲鈍故速ナラサルヲ云

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
 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
 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
 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驕泥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
 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贊鄰國已極
 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
 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
 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
 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
 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鳴

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標註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大尾



127
13
3

